



世界经典名著

美洲国家短篇小说选

(六)

饶志良 译

李海泉 译

学苑音像出版社

目 录

〔美〕苏珊·格拉斯佩尔	
同命人审案	员
〔美〕陶乐赛·派克	
杜朗特先生	愿
〔美〕杰瑟明·韦斯特	
倒霉的图书馆员	源
〔美〕尤多拉·韦尔蒂	
熟路	缘
〔美〕安·佩特立	
象块裹尸布	苑
〔美〕蒂丽·奥尔逊	
我站在这里熨衣服	愿
〔美〕卡森·麦柯勒斯	
家庭矛盾	怨
〔美〕玛丽·伊丽莎白·弗洛曼	
看他们怎样跑	员
〔美〕奥康纳	
汇流	源

同命人审案

〔美〕苏珊·格拉斯佩尔

玛瑟·海尔打开靠街的大门，一股北风扑了进来，她赶忙跑回去拿她的大羊毛围巾。她一边急急忙忙地把围巾围在头上，一边生气地看了一眼厨房。把她叫走的不是一般的事情——比狄克生县发生过的任何事情都严重。但是，她看到的这厨房不成样子，不能抛开不管：面包粉等着和，面粉一半筛过，一半还没有筛。

她做事情厌恶半途而废；但是从镇上来找海尔先生那伙人来的时候，她正干了一半；警长进来说，他妻子希望海尔太太一块去——还笑着说，他认为他妻子心里害怕，想找一个妇女作伴。因此，她干了一半的事情只得撂下。

“玛瑟！”她丈夫不耐烦的叫她。“别让人家在这儿老等着，外面冷。”

她又打开大门，走了出去，三个男人、一个女人正在双座大马车里等着她。

她用外衣裹紧身子以后，又打量了一眼与她一起坐在后座上的女人。一年前，她在县的集市上见过彼德斯太太，只记得她的长像不象警长的太太。她又瘦又小，嗓门不大。彼德斯的前任、戈曼的太太嗓门才大呢，她说的每一个字仿佛都在维护法律。不过，彼德斯太太如果不象警长的太太，彼德斯倒是个警长的模样。他这种样子的人定能给人挑出来当

— 员 —



警长——身材魁武，嗓门洪亮，对待守法的人特别和蔼可亲，仿佛他知道谁是罪犯、谁不是罪犯，这一点弄得清清楚楚。正在这个时候，海尔太太心里一想：这么一个高高兴兴、跟大家都很和谐的人，现在尽然要到赖特家里执行警长的任务。

“现在这个季节，乡下可不太舒服，”彼德斯太太终于开口了，她似乎觉得她们也应该象男人似地聊聊天。

海尔太太没来得及把话说完，他们已经上山了，现在见着赖特的房子，她就不想说话了。在这种三月早晨的寒冷天气，这个地方看起来十分凄凉。这个地方向来给人一种凄凉的感觉。房子盖在洼地上，周围的杨树就给人一种凄凉感。男人们看着这个地方，讨论案件的情况。县里来的那位律师弯着身子靠在马车边，眼睛盯着这所房子，一直盯到他们到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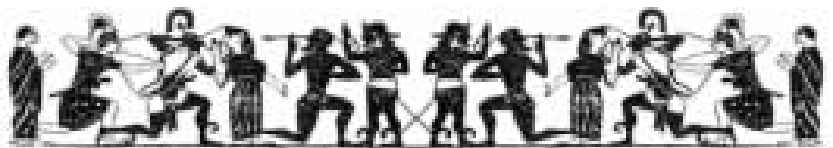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两个妇女跟着男人们正要踏进厨房的时候，彼德斯太太紧张而不安地说道，“感谢你与我一起来。”

玛瑟·海尔登上台阶，手握在门把的时候，心里有一种她不能跨过门槛的感觉。她不能跨过门槛的理由几乎很简单，因为她从来没有来过这个地方。她心里时常想，“我应该去探望米尼·福斯特”——她还是把她看作米尼·福斯特，虽然米尼·福斯特已经当了二十年的赖特太太。可是她总忙着别的事，忘记去看望米尼·福斯特。但是，现在她可来了。

男人们走到炉子面前。两个妇女一齐靠在门边。县里的律师、年轻的汉徒森转过身来说，“女士们，来烤烤火。”

彼德斯太太向前走一步，又停了下来，说“我不——

— 圆 —



冷。”

因此，两个妇女依然站在门边，一开始都来不及环顾一眼厨房。

男人们聊了几句，说警长那天早晨先派人来生炉子，是做了一件好事，接着彼德斯警长朝后退了退，解开外套的扣子，手扶在厨房桌子上，就象是说公事开始了。“现在，海尔先生，”他用一种半官方的语调说道：“趁我们还没有挪动东西，你把你昨天早晨在这里所见到的实际情形告诉汉徒森先生。”

县律师正环顾着厨房。

“等一下，”他说，“东西被挪过吗？”他问警长。“你昨天离开的时候就这个样子？”

警长从水槽看到柜子，又从柜子看到放在桌子边上的旧的小摇椅。

“就这个样子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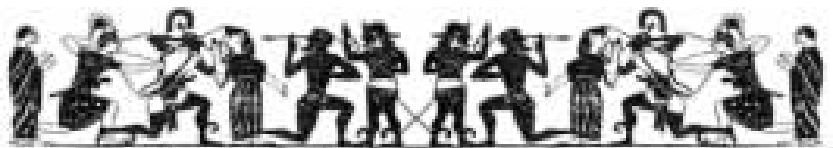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“昨天应该留人看守，”律师说。

“啊哟——昨天，”警长回答的时候做了一个小的手势，仿佛一提“昨天”他就受不了似的。“我得派弗兰克到摩里斯中心去处理那个疯子——实话告诉你吧，昨天，我可忙坏了。我知道你今天才能从奥马哈赶回来，乔治，只要我亲手来处理这里的每一件事情——”

“好吧，海尔先生，”律师说，他的意思是过去的事过去就算了，“你把昨天早晨在这里见到的情况讲一讲。”

海尔太太一直靠在门边，她心里一沉，心情好似做母亲的看着自己的孩子准备发表演说似的。路易斯常常东拉西扯，说起事来把什么都混在一起。她只希望他说得干净利

— 猿 —



索，不要说废话，不要害得米尼·福斯特更不好受。他没有马上开口，只见他神色古怪——好象他站在那间厨房里、不得不报告他昨天早晨见到的情形，几乎叫他恶心似的。

“怎么样，海尔先生？”律师提醒他。

“哈利与我动身到镇上去，装了一大堆马铃薯，”海尔太太的丈夫说道。

哈利是海尔太太的大孩子。他今天不在，就是由于昨天没能把马铃薯运到镇上，今天早晨才运去，因此警长来的时候他不在家。警长是叫海尔先生到赖特家去，把经过情形讲给县里的律师听，什么情况都能当场指给律师看。这时，海尔太太心情复杂，突然又害怕哈利衣服没有穿够——谁也没有料到北风吹在身上是如此冷。

“我们沿着这条路来，”海尔一边说一边用手指着他们刚才经过的那条路，“我们见到这幢房子，我就对哈利说‘我去看看约翰·赖特，问他要不要安装一个电话。’你看，”他向汉徒森解释道，“要是没有人与我一起装电话，他们就不愿意接这一条线路，我一家又装不起。从前我与赖特谈过这个问题；但是他籍口说人们说话太多，而他只要安宁和平静——我想你们知道他有多爱说话。但是我想或许我应该到他家里去，当着他妻子的面谈一谈，告诉他们，妇女都喜欢电话，特别在这条人烟稀少的路上，装一个电话好——我同哈利说我要跟他们说一说这个建议——不过同时我也说了，我不知道他妻子什么要求，约翰在不在心——”

他又这样了！——说那些不关紧要的话。海尔太太想递一个眼色给他，幸好律师把他打断了：

“海尔先生，那个我们一会儿再谈。我也想谈谈这方面

— 源 —



的情况，但是我现在急于想知道你到这里以后见到的事情。”

他这次说话非常谨慎小心：

“我没有看见什么，也没有听见什么。我敲了敲门。里面没有一点声音。我知道他们一定起床了——都过八点了。因此，我又敲门，敲得重了些，我听见有人说‘进来’。我拿不准——现在也拿不准。可是我推开门——就是这扇门，”他一抬手，指着两个妇女靠着的那扇门，“赖特太太”——他指着那把摇椅——“就在那儿，坐在那把椅子上。”

人人都看着那把椅子。海尔太太觉得那把摇椅同米尼·福斯特十分不相称——与二十年前的米尼·福斯特不相称。这是一把暗红色的椅子，背上是木制的横挡，中间那一挡不见了，椅子塌向一边。

“她——她神情怎么样？”县律师发问。

“神情，”海尔说，“神情——古怪。”

“古怪——什么意思？”

他一边问一边掏出笔记本和铅笔来。海尔太太见了铅笔心里就不舒服。她两只眼睛盯着自己的丈夫，仿佛叫他不要说不必要的话，以免写进本上去，惹出麻烦事来。

海尔说话谨慎起来，可能铅笔也对他产生了影响。

“嗯，她好象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。好象——累了。”

“你进来，她有什么反应？”

“嗯，我认为她不在乎——一点不在乎。她不大在意。我说‘你好啊，赖特太太，今天天气挺冷，是不是？’她问‘冷吗？’她边说边织她的围裙。

“啊，我觉得奇怪。她没有叫我到炉子面前去烤烤火，也没有叫我坐下，就是坐在那儿，看都不看我。我说‘我想

— 缘 —



见见约翰。’

“可她——笑了起来。我琢磨你们会说这是笑。

“我想哈利和马车正在外面等着，我就说得大声一点：‘我见见约翰行吗？’她说‘不行’——反应有点迟钝。我问‘他在家吗？’她看了我一眼，说‘在，他在家’。这时我失去耐性，问她‘那我为什么不能见他？’她说，‘因为他死了，’神情还是那么平静、迟钝——说完继续织她的围裙。‘死了？’我问，就象你没有听清楚别人说的话。

“她只是点了点头，一点也不激动，坐在椅子上前后摇晃着。

“‘怎么——他在哪儿？’我这么说，是因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

“她指了指楼上，——就是这个样子？——指着楼上的房间。

“我站起身来，想亲自上去看看。这时候，我——不晓得怎么办。我从这边走到那边；这时我问：‘怎么，他怎么死的？’

“‘绳子勒在脖子上了死的，’她说，继续织她的围裙。”

海尔不说了，站在那儿盯着那把摇椅，仿佛他还看得见昨天早晨坐在那里的女人；仿佛人人都盯着昨天早晨坐在那里的女人。

“那么你接下来做了什么呢？”县律师终于打破了沉默。

“我出去叫哈利。我觉得我或许——需要帮手。我叫哈利进来，一起上楼。”他的声音几乎象低语。“他就在那儿——躺在——”

“我想这个情况，你最好到楼上去的时候再讲，”县律师

— 远 —



打断他说。“你可以——指给我们看。现在你先把其它的情况说完。”

“嗯，我头一个想法是要把绳子去掉。它看来——”

他停住了，脸皮直抽动。

“可是，哈利他走到他面前去，他说‘别去掉，他已经死了，我们最好什么都别碰。’然后我们下楼了。”

“她还是以那个姿势坐着。我问她‘通知过谁没有？’她说‘没有’，无动于衷的样子。”

“哈利问‘赖特太太，这是谁干的？’他问得义正严词，她放下围裙不织了。她说，‘我不知道。’‘你不知道？’哈利反问。‘你不是与他在一·张床上睡的吗？’‘是啊，’她说，‘可是我睡在里面。’‘有人往他脖子上套绳子，把他勒死，你居然没有醒？’哈利问她。她接着说‘我没有醒。’

“可能我们显出不理解的样子，因为她过了一会儿又说‘我睡着了。’

“哈利还要问她一些问题，但我说那或许不是我们的事；或许我们应该先让她把经过报告验尸官或者警长。因此，哈利尽可能快地赶到大路——到瑞弗斯家，他那儿有电话。”

“她知道你们要去找验尸官，她有怎么反应？”律师把铅笔拿在手上，准备记下来。

“她从那把椅子上起身，到这里来坐下”——海尔指着角上一把小凳子——“她就坐在那儿，两只手合在一起，盯着地。我当时觉得我应该说点什么，所以我说我来是想问问约翰要不要安装一台电话；她听了笑了起来，接着收起笑容看着我——害怕的样子。”

他正说着事情的经过，一听见铅笔嗖嗖响，就抬起头



来。

“我不知道——也许不能算害怕，”他连忙说，“我看不是害怕。不久哈利回来，劳依德医生也来了，还有你彼德斯先生，我想你们不知道的就是这些了。”

他说完最后一句话，松了一口气，挪动了一下身子，好象在松劲。每个人都挪动了一下。县律师向上楼的门走过去。

“我看我们先上楼吧——然后到牲口棚里去，在那里转一圈。”

他停下来，冲厨房看了一圈。

“你能确定这里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？”他问警长，“没有什么能——说明动机的东西？”

警长也环视了一遍，象是再次肯定一次。

“这里没有什么，只是厨房用具，”他笑了一笑，表示看不起厨房用具。

县里的律师正看着碗橱——这只东西样子怪难看，一半放碗碟，一半放菜，上半部装嵌在墙里，下半部是那种老式碗橱。或许正因为怪，他觉得好奇，踩到椅子上，打开上面的橱门往里看。一会儿他缩回手来，手上粘了什么东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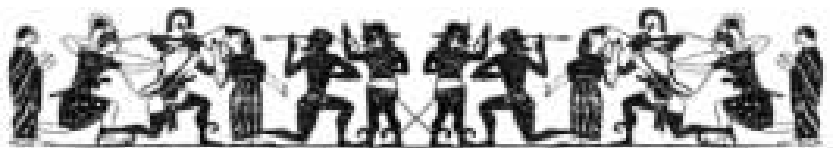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“这里一团糟，”他抱怨道。

这两个妇女已经凑过来了，现在警长太太开口了。

“啊——她的果酱，”她边说边看了着海尔太太，想取得她同情的会意。她转过身来，向县律师解释说：“她担心果酱，昨天晚上那么冷。她说火熄了，怕瓶子破了。”

彼德斯太太的丈夫笑了起来。

— 愿 —



“看，你们能明白女人！由于谋杀案被拘留，还担心她的果酱瓶！”

年轻的律师紧咬着嘴唇。

“我看没等我们审完，她或许就得操心比果酱更加严重的问题了。”

“哎哟，”海尔太太的丈夫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口气柔和地说：“女人总是关心小事情。”

两个妇女互相挨近一点。谁也没出声。县律师好象忽然想起礼貌——想到他的前程。

“不过，”他用年轻政治家殷勤的口吻说，“虽说她们操心小事情，可是我们如果没有女士们怎么行呢？”

妇女们没有开口，也没有放松。他走到水槽边上洗手。他转身去滚轴毛巾上擦擦手——他转了转，想找一块干净的地方。

“脏毛巾！不会管家，你们说呢，女士们？”

他踢了一脚水槽底下的几只脏锅。

“农场上要做的事情非常之多，”海尔太太生硬地说。

“当然。不过”——向她点了点头——我知道狄克先县有些农场房子里没有这种滚轴毛巾呢。”他又扯一下毛巾，把它扯直。

“这种毛巾很容易脏。男人的手总是不那么干净。”

“啊，忠于女性，我明白了，”他笑着说。他停下来，尖锐地盯了她一眼。“你和赖特太太是邻居。我想你们也是朋友吧。”

玛瑟·海尔摇了摇头。

“这几年我不常见到她。我没进过这幢房子——已经有

— 怨 —



一年多了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你不喜欢她？”

“我算够喜欢她的了，”她激动地回答。“做农民的老婆忙得很，汉徒森先生。还有——”她环顾了一遍厨房。

“怎么？”他要她说下去。

“这地方总叫人不舒服，”她说道，这句话更多的是自言自语。

“是的，”他表示同意，“我不会认为有人会说这个地方令人愉快。应该说，她没有管家的能耐。”

“嗯，我看赖特也没有，”她嘟囔道。

“你意思是他们相处得不怎么好？”他马上问。

“不，我没别的意思，”她果断地回答。她转过身去的时候又补充了一句：“我看有约翰·赖特在的地方不会叫人愉快。”

“那个问题我呆会儿与你谈，海尔太太，”他说。“现在我忙着要把楼上的情况明白。”

“他冲上楼的门走去，两个男的在他后面跟着。”

“我想，请彼德斯太太做点事好吗？”警长问道。“她得给她拿一点衣服，你知道——还有点小东西。我们昨天走得如此匆忙。”

县律师看着他们走后、要留守在厨房里的那两个妇女。

“可以——彼德斯太太，”他说道，目光不在彼德斯太太身上，而是盯着警长太太身后那个高大的农民妻子。“彼德斯当然是自己人，”他说道，表示托付责任。“彼德斯太太，你留意一点，注意有什么有用的东西。说不准，你们妇女或许能发现能证明动机的线索——我们就需要这个东西。”



海尔先生模仿着主持演马戏的人的样儿，擦了擦脸。

“但是，即便她们发现了，会知道那是线索吗？”他说完这句话，就跟着那两个人上楼去了。

两个妇女一动不动，不吭一声，听着脚步声，先是上楼，再进入她们上头的房间里。

接着海尔太太似乎要摆脱怪异的处境，动手整理水槽下面的脏锅，县律师用脚轻蔑地一踢把锅踢乱了。

“我厌恶男人进我的厨房，”她生气地说——“探头探脑，评头评足的。”

“当然，这不是他们的工作，”警长的老婆说，胆怯地表示赞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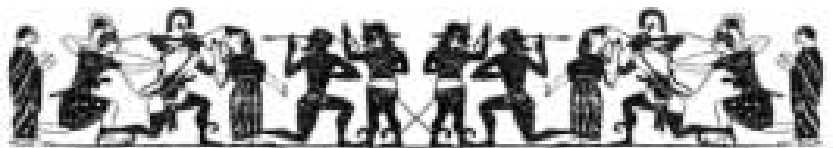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“工作倒没什么，”海尔太太坦率地回答：“但是我认为来生火的那个副警长或许把这里弄得更乱。”她扯了一把滚轴上的毛巾。“我早该想到这一点！可能不该责怪她没有收拾干净，她走得那么匆忙。”

她环顾了一圈厨房。厨房当然没有“收拾干净”。她看到下面架子上有一桶糖。木桶的盖子敞着，旁边放着一只纸口袋——只装了一半。

海尔太太走过去。

“她是打算把糖装进去，”她慢慢地——对自己说。

她想起她厨房里的面粉——一半筛过，一半没有筛过。她被打断了，事情只做了一半。米尼·福斯特被什么事情打断呢？那件事为什么做了一半呢？她挪动了一下，仿佛要把这件事做完——她看到半途而废的事情心里总是不安——接着她转过头来看看，只见彼德斯太太正看着她——她不愿意



彼德斯太太产生她那种感觉，事情开了一个头——因为某种原因——没做完就撂下。

“她的果酱真不象样，”她说，她走到县律师打开的碗橱面前，站到椅子上，嘴里嘟囔道：“不知道是不是全都漏了。”

漏得可够惨的，但是她终于说“这一瓶还可以。”她拿到亮处看了一看。“这也是樱桃。”她又检查了一下。“我看只剩这一瓶了。”

她叹了一口气，从椅子上下来，到水槽上把瓶子擦干净。

“她心里会不好受的，大热天还辛辛苦苦的忙着。我记得去年夏天我装樱桃那个下午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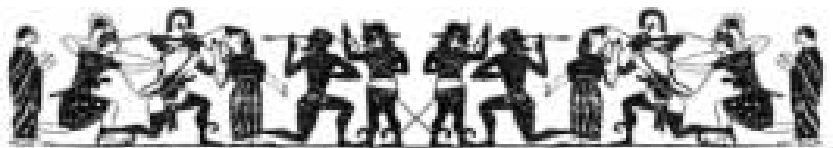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她把瓶子放到桌上，又叹了一口气，想去坐到那把摇椅上。但是她没有往下坐。有什么东西叫她别坐。她站直身子——退后一步，又回过半个身了来，站在那儿看着那把椅子，看着那个坐着“编织围裙”的女人。

警长太太轻声说道，打断了她的想象：“我必须去前房的橱里拿东西去。”她打开门，走进房里，又退回来。“海尔太太，你愿意与我一起去吗？”她紧张不安地问道：“你——你帮我一起拿。”

她们立即退回来了——关着的房里有一股阴气，凉得没法进去。

“上帝哪！”彼德斯太太把手上的东西向桌上一搁，赶忙到炉子面前去。

海尔太太站在那里，看了看拘留在镇上的那个女人所需要的衣服。



“赖特小气！”她一面叫道，一面拿起一条改过多次、又破又旧的黑裙子。“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她这么内向的原因。我看她是感到自己没法作主；你穿得破破烂烂的，就没法高兴。她过去总是穿漂亮衣服，活泼可爱——那个时候她是米尼·福斯特，镇上的姑娘，参加唱诗班。不过——啊哟，那是二十年以前的事了。”

她叠起破衣服，小心仔细之中含带柔情。她把它们堆放在桌子角上。她抬头看看彼德斯太太，这位太太的表情有点让她讨厌。

“她无所谓，”她自言自语地说，“米尼·福斯特做姑娘的时候有没有好看的衣服，对她来说无所谓。”

她又打量了一眼，她说不准了；实际上，彼德斯太太这个人怎么样，她从来就不准。她的态度畏前畏后，可是从她眼里的神色看，仿佛她看事情看得很深。”

“这些衣服你全拿去吗？”海尔太太问。

“不，”警长太太说，“她说她要一条围裙。要得奇怪，”她紧张不安地说，“因为监狱里没有什么会弄脏的，鬼知道，要不然她只是为了感觉自在些。如果你要是系惯了围裙——她说它们在这只橱子最后一格抽屉里。噢——在这儿。还有那条总是挂在楼梯门上的小围巾。”

她把楼梯门后面的小灰围巾拿下来，站着看了一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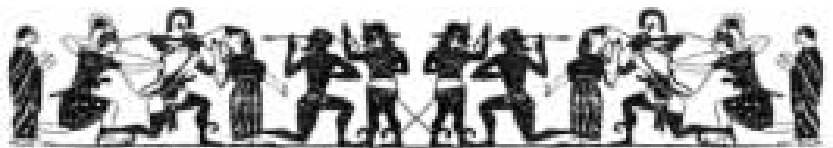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忽然，海尔太太快步朝另一个妇女走去。

“彼德斯太太！”

“什么事，海尔太太？”

“你看是她——干的？”

彼德斯太太眼里闪过恐惧的神情。



“啊，我不知道，”语气象是在躲避这个问题。

“嗯，我看不是她干的，”海尔太太肯定地说。“要一条围裙，小围巾。操心她的果酱。”

“彼德斯先生说——。”她听见楼上的脚步声；她停了下来，向上看了一眼，然后压低嗓子说：“彼德斯先生说——她的情况很糟。汉徒森先生说话挺尖酸的，他要挖苦她说的那句话：她没有——醒。”

海尔太太过了一会儿才回答。“嗯。我想是，约翰·赖特没有醒——他们往他脖子上套绳子的时候他没有醒，”她咕哝道。

“不，这是怪事，”彼德斯太太低声说。“他们觉得，用这样的方法杀人——是一件怪事。”

她开始笑了起来；可是听到自己的笑声，忽然停了下来。

“海尔先生也这么认为，”海尔太太用肯定自然的声音说道：“房间里有枪。他说这就是为什么他无法理解的原因。”

“汉徒森先生出来的时候说，这个案件所需要的是动机，能证明她生气——或者其它的情绪激烈的东西。”

“我在这儿没有看见什么能证明生气的东西，”海尔太太说。“我没有——”

她停下了。仿佛她想到了什么。她看到厨房桌子中间放着一碟菜。她慢慢地向桌子走去。菜吃了一半，一半没吃干净。她的目光慢慢的、几乎不情愿似的移到那一桶糖和边上装了一半的口袋。事情起了一个头——没做完。

过了一会，她往后走去，仿佛放松自己似的说道：

“不知道他们楼上找得怎么样？她把楼上收拾得整洁些



就好了。你知道，”——她停了停，振作了一下——“我们好象偷偷摸摸似的：把她拘留在镇上，又跑到她的家里来找她的罪证！”

“可是，海尔太太，”警长的妻子说，“法律就是法律。”

“我也这样认为，”海尔太太简洁地答道。

她走到炉子面前，嘴里说火不旺。她捅了一会儿，直起身子来的时候她大胆地说：

“法律是法律——炉子不好是炉子不好。这种炉子你怎样做饭？”——她用拨火棒指着破炉膛。她打开炉灶门，打算发表她对炉灶的看法，但她又有自己的想法，想到年复一年同这种炉子打交道是什么滋味。想到米尼·福斯特竟然在这样的灶里烤面包——又想到自己从来没有来看望米尼·福斯特——

她听了彼德斯太太说话，心里一惊：“一个人泄了气——就失去信心了。”

警长太太已经从炉子打量到水槽——又注意到那只从外面拾进来的水桶。这两个女人安静地站着，只听得男人在楼上的脚步声，在找寻在这间厨房里干过活的女人的罪证。现在警长妻子的眼睛里流露出那种洞察事物的神色，那种从一件事中发觉到另一件事的神色。这一次，海尔太太用柔和的语调与她说话：

“你最好宽宽衣服，彼德斯太太。等一会儿我们出去就不会着凉。”

彼德斯太太去了房间后面，挂她戴的那块皮披肩。一会儿她叫道：“你看，她在撕被面，”说着她端起一只放针线的大簋子，簋子里被撕成一块块的被面堆得高高的。

— 员缘 —

